

暖聚焦

跑吧,跑吧

◎李定娥

远远看见拖着一条剪影的妈妈,佝偻着背站在银杏树下,背对着夕阳,和伫立在她身边的银杏树干完全一样的角度。

快入深秋了,漂亮的黄叶子时不时从枝头飘落下来。一片黄叶似一只金色的蝴蝶悠悠地飘落在母亲的肩头,我跑过去信手攥在掌心里。
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“我现在认识到:生存的质量并非成绩、数字、名次之类固定的东西,而是含于行为之中的流动性的东西。”这是村上春树在《当我跑步时,我谈些什么》里说的一句话。我沉思了很久。白天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作,似乎我没有选择。下班之后,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,属于家人的一天。而对于我母亲来说,可能一天的开始是在夕阳快下山时。

我选择跑步已整整三年有余。三年前,为了健身我尝试过多种体育活动。首选的是跳舞,因为喜欢跳舞时的轻盈曼妙,悠扬的舞曲伴我翩翩起舞,乐曲的节奏使我充满活力。一段时间后改练瑜伽,通过深长的呼吸,以求心灵的平静,让自己变得平和且温柔。后来又羡慕游泳健儿匀称优美的体形,于是每周两次钻进游泳馆。再后来就强迫先生陪我打羽毛球。可先生享受的是迎着温暖的阳光,让长长的钓竿将时光传入水去,荡为水上微波,波上微风,让长长的钓竿钓起活蹦乱跳鱼儿的生动。无奈之下又改打篮球,一个人定点投篮,来回三大步上篮,无人喝彩,自家鼓掌。其间又学打乒乓球,但最终还是宣告无缘。一切犹如昙花一现,终究没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有多种:如场地的限制、天气的因素、出行的不便、好多活动还必须得有玩伴,所谓的“搭子”。其中金钱也是一个原因。但是思来想去,致命的软肋是我家中还有一位年事已高、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母亲,她正翘首等待着下班回家。

白天上班,我把母亲锁在家里。看看电视,瞧瞧窗外进出的车和来往的行人,独自消解一个人的寂寞。犹如树上的最后一片孤独叶子,独唱这悠长落寞的暮年时光。她总是请求树枝,请求风儿把她一起带走,可是它们并不理睬她。

傍晚时分,我带母亲下楼。我在小区里来回跑步,她在小区的健身器材上活动。我跑步锻炼一小时,她在健身器材上也活动一小时。看到她在漫步器上认真迈腿的样子,或是在扭腰器上与幼儿一起面对面晃动的样子,我感到欣慰。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多陪陪她。平时跟母亲说话就像石头扔进水里一样,虽然是一对亲母女,可之间早已没有话题,更多的只是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看看电视。

我的健身方式改为下班跑步之后,我终于有时间和母亲一起度过黄昏了。

跑步简简单单,只需拥有一双合脚的跑步鞋,一套舒适的运动服。要是雨天,改在自家的跑步机上,背心短裤也无妨。跑步时什么都可以想:曾经的朋友可安好?不久的将来,成为我家亲密的一员会是怎样一个人?假如中了五百万元,该怎样花?我的晚年会不会像妈妈一样?……一切都可以想,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假如。又什么都可以不想,专注着倾听自己的心跳,感受着呼吸的节奏,体验汗珠的流动,享受风儿吹拂脸颊的温柔,以及所有一切从我身边闪过的惊喜。我喜欢跑步。更喜欢母亲与我一起健身,让我天天回家有一声妈可叫。

望着掌心里温热的黄叶和不远处妈妈一头凌乱的白发,我心酸地转身跑开了。跑吧,跑吧!

将无奈、心酸、烦恼与痛苦,所有的不快踩在脚下,迎着健康、快乐、幸福跑去,将意识集中于迈出去的每一步,

同时还要以尽可能长的眼光去看待问题,尽可能远地去眺望风景。



山花欲燃 谢光领

山村“薯”事

农事曲

◎沈东海

早上5点不到,父亲就扛着一把锄头出去了。父亲五十多了,这个年纪的农民做事情都喜欢这样。你可以叫作赶,也可以说是抢,抢着下种子,抢着插秧,抢着收割……可我不喜欢,那样太累了。

等我6点多赶到那,天色已渐由黑转白,山头露出半个红日,射出万丈金光。山地上的植物多晨露,还没开始劳作,裤腿却已经湿了。

父亲已经挖了两垄地,番薯像一个个粉嫩的胖娃娃,整齐地躺在垄上。割掉的番薯藤放在垄与垄之间,刚好被翻垦过的土掩埋了。一把锄头有节奏地在父亲的手上挥舞着,下锄精准,没有一下是多余的。看得我这个一米八的儿子只能干愣着,却帮不上什么忙。

父亲看出了我的窘态,扔给我一把柴刀,让我把藤割了。手起刀落,乳白色的浆汁从断口处溢出来,证明这是个好东西。剥了皮的番薯藤嫩茎,母亲是做给我吃过的。不论清炒,还是凉拌,味道都是极好的。这上好的牛饲料被掩埋在这里,想想实在是可惜。

周围的人渐渐开始多起来了,这时才发现我们是来得最早的。只是很少有年轻人,两鬓斑白成了这里无形的通行证。相邻地块的农民,习惯性地开始相互聊上了。交流最多的是种地的经验,以及地里的收成。把番薯抚摸得像个宝的女人,总会不合时宜地抱怨一句,说自家的男人光顾着说话,把番薯皮给擦坏了。男人听了不服气地嚷道:“卖相弄得这么好,番薯还要去讨老婆?”女人听了不再言语,男人也不再搭理。只是两个人手上的活继续,沉默如同这一块千百年来的山地。

相遇秋的盛宴

归田园

◎朱彩未

正是秋高气爽时,阳光不浓不烈,蓝天白云微风。

想想这样好天气,宅在家里看书实在有点可惜了。于是带上相机去山村走向田野,感受秋意拂身。山脚田边,山花静静开着,秋风徐来。沾了秋色的小草摇头晃脑,旁边小河里秋水淙淙,醉人的秋意就这样静悄悄围上了我。

不远处田里有三三两两农人侍弄庄稼,那边田间有大片橘树,农人们爽朗笑声不时随风传来,我不由得沿机耕路一步步走近他们。近了近了,他们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,显然有些意外,有位正给橘树修枝的老伯打量我一下,和善地笑问:姑娘,你是走错了路吧?

姑娘?我心里一阵恍惚,我已年过四十,在这位老伯眼里,我却还如姑娘?不知怎的,那一声姑娘,勾起我心底温暖,曾经我的父亲,也是一天到晚呆在自家橘园里,松土、修枝,保果、防病治虫,看橘树的眼光如看女儿一样欢喜。

父亲曾说,橘花开时,坐在橘树下,吸支烟,满园的橘香随烟吸入,那是最舒服的了。父亲还曾说,橘花的香气是最好闻的了。说得我也使劲地闻橘花香,可是我只闻到一股淡淡涩涩的清香,绝没有父亲说的那般神奇。

后来父亲病了,还常常要去橘园,我们担心他一到橘园,就会不舍得那些缺人侍弄的橘树了,这里剪剪,那里整整,一呆又是一上午一下午,我们怕他累,又怕他看着那些蔫蔫的橘树心里不痛快,

割完了藤,父亲让我用三轮车驮一袋回去。车子在土路中颠簸,路的周围全是熟透了的稻子,以及满目枯黄的秋草,无形中述说着秋收即将开始了。前面出现了一辆挡住我去路的柴油三轮车,急着把小山似的一车番薯藤运回去。我认识他,是村里养牛的。看来割掉的番薯藤并没有浪费,我的顾虑是多余的。

我回到村子的时候,还有人陆陆续续扛着锄头出来的。这个季节里的锄头,就像平日里男人手上的烟,那样紧紧相连。不用问去哪,大家都心照不宣。每一块山地上的番薯一开挖,大家都像是约好似的,没有一个人会落下。经验告诉他们,落单的番薯地是会被野猪给洗劫一空的。

挖来的番薯拿到河埠头清洗干净,再拿到碾粉厂压榨,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。将乳白色的番薯汁液经两层纱布过滤,再在水缸里沉淀一夜,取出晒干,就成了市上卖的“山粉”了。父亲一直在跟我算一笔经济账,说这是一笔亏本买卖。话虽然这么说,依然年年做山粉,年年都放不下。

今天姐姐姐夫他们也在,好奇的外甥问我又在做什么好吃的?说到好吃的,单这番薯,就有好多话要跟他说了。煮熟的番薯去皮,和炒熟的黑芝麻搅拌均匀,摊成薄饼子,晒干了炒着吃,又香又脆。宁波人称为“番薯粕”,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。番薯做的“山粉”,加凉水打成面糊,倒在一个木格子里拿到锅里蒸,蒸熟了放在阴凉处冷却,待第二日即可上大刨,刨粉丝了。这种粉丝样子黑丑,但是味道确是最地道的。

山村“薯”事,饱含着父亲那一代人心酸的记忆。我希望,“薯”事还能在某些喜欢怀旧的人手中延续下去。

不让他去了。但我总在想,父亲的记忆里,是一直有橘树的,不光是为了丰收时那一只只红彤彤黄澄澄的橘子,更有曾经付出过心血与汗水的橘园橘香。

“你走错路了?姑娘?”思绪神游间,又是一声询问,我定定神,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走近了面前的橘树,橘树前的老伯笑呵呵地在问我。我赶紧说:没有,老伯,我就是来看看橘树的,橘子丰收了啊。老伯围着橘树左看右看,摘下一只橘子递给我:尝尝。我赶紧推辞不要,老伯说:姑娘,我是看你喜欢才摘给你的,要是不喜欢我还不摘呢,拿着吧。

我赶紧道谢,拿着橘子坐在树下,闻着橘香,竟然舍不得走开,老伯边干活边和我闲聊,问我怎么会走到这偏僻角落来,说现在来看橘子的人那是稀少了,还哈哈笑着说你们啊,天天在整啥原生态,就是不知原生态就是你这样坐在我这橘树下呀,这香味好闻吧?有太阳的香,有雨落过的香,有薄霜压过的香,这是实在的原生态呀,纯天然呀。我惊讶老伯怎么知道这么多,老伯哈哈一笑:我儿子是省报的记者呢!

我深深吸了口气,缓缓吐出,感觉很舒服,沁人的香,含阳光温暖的香、橘树淡雅的清香,还有秋天丰厚明净的味道。有多少时候,我们坐在空调下,面对电脑或手机,感慨着生活缺少美好与温暖,实际上,只要我们愿意走出去,走向自然,接近自然,就会发现,美好与温暖从来不缺。

秋啊,美如画,雅如诗,悦如歌,满满的,满满的,就在这里,等你来。

